

【悠悠我心】

## 一棵湖中之树

□周孟杰

黄、蓝、绿的湖水就像一泓安静的鸡尾酒，盛满天空高远的颜色，让人相信，如此幽深的湖光美景，是对不远处神秘的玉龙雪山最好的铺陈。淅淅沥沥的雨还在下，比刚才在雪山上似乎更大了，但却不能阻止游者的兴致和脚步，清冽的风中，人们深深陶醉于山水之间。雪山之水清澈地流下来，瀑布壮大了它的声势，喧哗过后便是安静无声，蓝月谷收留了这些激荡的精灵，它们找到一个静默的怀抱，流动的镜子成为汪汪的一湾。

这时，你就看见了它。它就站在那里，在水中央，如一个孤单而瘦弱的孩子。

没有谁会比它更孤独了，它默默注视两岸，它在寻找岸上另一个走动的自己。

“看，那是一棵多美的树！”我这样对自己说，也这样对这辽阔的湖说。

怎么来形容它呢，我在心里急切寻找合适的词语。其实，有种美是不需要说出和描绘的，你只要默默感受到了，那就是最准确的。

这棵树长得简约、优雅，是几笔简约的勾勒，是删繁就简的明快，即便如此也足够生动。湖水明澈如镜，它把身影倒映水中，与自己默默对望。尽管如此，它没有一点让我觉得瘦弱、无助，相反，有一种巨大的力量扑面而来。独守湖水的辽阔，独自守望清癯的身影，那该是怎样一种冲破内心孤独的力量！

它简单到忘却自己，简约到删减自己；它让倾斜的天空更加高远，让流动的大地更加坚定。它于是有了魂魄，有了天地之间的灵性，它自己从密林里走出来，走到水边，走到湖中，走到这个世界的中央。

它是一棵树吗？

它与不远处原始森林的对比是如此鲜明、强烈。一种鲜明的对比，让我有些恍惚和震撼，感叹于它与整个森林、它与整个世界的对峙。

刚才，电瓶车无声地驶过玉龙雪山的原始森林。那里，植被茂密，灌木丛生，参天入云的杉树连成绿色的大海，只不过这个大海荡漾在天空中，摇晃在我的目光之上。那是一个散发着神秘气息的地方，随处可见的小兽和鸟群惊恐散去，只留下摇晃的枝叶。横七竖八倒塌在灌丛里的粗大树木，像潜伏的怪物，这些高大树木正在雨季里被慢慢腐烂掉，黑黢黢地长满苔藓，并幽异地传来鬼魅、神秘、恐怖的气息。

在雪山三千米处的云杉坪，从一片宽阔的原始草甸边缘，我向森林深处走去，去看那些高大的杉树。云杉树长得笔直高挺，尖尖地直插云端，又密密地遮蔽住天空，林外虽是正午，林中却阴暗、寂静。我抚摸着粗糙、龟裂的树干，触摸到的是顺树干流下的冰冷雨水，所有的树都一模一样，它们不知生长了多少年，你无法分辨这棵和那棵的不同。也许，它们是雪山之神栽培起来的，它们必须不分你我，必须紧紧依偎，它们是一个生死相依的整体。

而我，更喜欢湖中的那一棵树。它从森林里独自走出来，独自成为自己。或者，它把整个森林抛弃，把参天的挺拔遗落，它在寻找独立于世的另外一个自己。

【心香一瓣】

## 乃珊，我爱你

□严尔纯

乃珊走得太匆忙，她有许多构思要付诸文字，但没能如愿。她太热爱写作了，太热爱生活了，她感到写作是她的最大享受，一支笔一张纸给她开拓了一个广阔的天地，任她自由翱翔，所以她说，“一天不写几个字，这一天就白活了”。在她生命的最后16个月中，手写与口述相结合共写了十一万字。她太敬业了。

她太热爱上海，太热爱静安区了，她出生在静安区，老宅在静安区，嫁到静安区，最后归宿仍在静安区。她写老上海没有做作，没有虚构，没有凭想象，就是像流水荡漾一样从她笔端潺潺流到纸上。她文章就像在听她讲故事一样流畅，她写她的家庭的几代人的崛起，在家庭环境的熏陶与感染下，她具备了一个中产家庭走出来的女性所具有的宽容、率直、善良、睿智、孝顺的品质。因此，她有广大的读者群。

她从香港回上海定居后不再是专业作家，但她毫不在乎。一个好心人对刚回上海的乃珊说：“你可以申请专业作家了呀，你原来不就是专业作家吗？”乃珊说：“专业作家是少数人认可的，而作品是靠大多数读者认可。优越的条件会使我变懒。”好心人说：“那么你是为了稿费吧？”乃珊说：“谁不要稿费？我不会装清高，但我要是为生活而写作的话，早就饿死了，稿费要隔两三个月甚至半年一年才付，且稿酬标准又低，你认

为我是为糊口而写作吗？我现在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不比你低吧！作家是用作品说话的，我不是街边卖伪劣商品的小贩，要一群撬边模子撬边。”这也是激励她努力写作的动力。她自嘲地说：“我自认是专业作家，是我爸爸（丈夫）批准的，是我爸爸（丈夫）发工资给我的，我生活得很舒心，我有稳定的家庭，这足够了。我想的不是趋炎附势，而是抓紧有限时间把心里要说的话——流淌在笔端，上海要写的东西写不完，单单静安区还有许多老故事可挖掘，一条老弄堂、一幢老房子、一位老人都有他们的故事。”她观察极为仔细，认真做笔记、收集资料，她从香港回上海后基本每年出一本书，都能上排行榜，她对自己的作品珍爱有加，每出版一本书，拿到样书后就一直拿在手中反复阅读，疼爱至极。

在电子通讯不太发达的时期，她的稿子基本上都由我送到出版社，再从责任编辑手中拿回需修改或修改好的稿子（包括拿稿酬），这些额外的琐事都不需要她操心，她只要安心写作。夏天她早上五点左右起来梳洗后即开始写作，我为她准备早餐，待她可告一小段落时即进早餐，用毕后继续写作，直到吃午饭。下午和晚上是访友、采访、娱乐、应酬，晚上是从不写东西的，保证休息。冬天起床稍迟，但写作规律一如既往。她坐到书桌前就会思潮滚滚，不容别人打扰，这时如果

我要她去吃早饭她就会大发脾气，我只能悄悄地走开，自己识相，等着她来吃早饭。等到她来吃时就会气呼呼地对我说：“谢谢侬，我在买东西时你不要来打岔好伐？！”我只好不响，闷头吃早饭，过一会儿她会主动说：“爸爸，对不起，我不欢喜在写得起劲的辰光有人来干扰……”然后她会说：“爸爸你抱抱我。”我们的气氛很和谐。她说：“你抱我一下，就像大地母亲给安泰俄罗斯力量一样，也给了我力量。”

自从乃珊走上写作道路后，她是全身心地投入，生活的料理自然是由我担当。她生活的自理能力较差，她讨厌进厨房，讨厌做繁杂的工作，所以她的鞋带永远系不好。她在香港生活工作的十来年中，很少在家吃饭，与朋友相约聚会为多，既可采访又可聊天解闷。凡在家里，我不在时，她就只吃水果。每天去中环上班需坐一小时的渡轮，在港外浅码头上岸，走过一条近千米的能避风雨的长廊即到中环，不会经过太阳暴晒和雨淋，但这就需要多多走路。当时她才一百斤多一点，确实很辛苦。但香港的这段生活用她自己的话来说是补上了插队的一课，这为她回沪后写就一本对比香港与上海的《双城之恋》打下了基础。当时她就提出社会的稳定要像橄榄一样，中间部分是中产阶级，这部分多了，社会就稳定了，这观点因在当时提出过早而被删除了。

她的思维很敏锐，自从香港返上海后，她即开始用纪实的笔法来抒发她的感受，首先她用大量图片充实她的文字，既能说明问题、印证文字的真实性，又可提高读者的阅读兴趣；其次，她感到老上海的题目是个写不完的题材，她开始从老上海传承下的许多优秀建筑、历史人物等着手开始她的纪实写作。曾有人说她“写老上海是没有出路的”，但乃珊却认准了这条路，她就一直走下去。表演艺术家秦怡老师曾说“乃珊是80年代后小资情调的开拓者”。“小资”在上世纪80年代前是要挨批的，如今“小资”的内容已被丰富得使我们这些曾被认为剥削家庭出身的人望尘莫及了。

乃珊的写作完全是爱好，她说“我写的东西只要读者喜欢我就满足了，我不奢望流芳百世”。但乃珊写的《蓝屋》、《穷街》、《女儿经》对一些六十岁上下的读者来说却记忆犹新，他们往往对乃珊说：“我们是读着你的小说长大的。”我想，读者是毫无功利的最好的评判员。

乃珊的作品可引发我们许多共鸣、思考，激发我们对生活的热爱，拓展我们的思维和胸怀。

乃珊曾说：我有一句话从没对她说过，今天我白纸黑字写上，你在天之灵一定会感受到的——我爱你，乃珊！！

（编者注：本文作者为作家程乃珊的丈夫）

【窗外风景】

## 沙·贾汗的爱情

□李乐军

十七世纪初叶，强大的莫卧儿王朝查罕杰·吉尔国王之子库拉姆迎娶了绝世美女阿姬曼·芭奴。这位具有波斯血统的女子，性情温柔，聪明贤惠，多才多艺。婚后她与库拉姆同甘共苦，形影相随，感情至深。1628年，库拉姆经过一场血战继承王位，成为莫卧儿王朝的第五位国王，给自己取名沙·贾汗，意为世界之王。他的爱妻阿姬曼·芭奴也随之获得了宫中最高头衔——泰姬·马哈尔。

但好景不长，令这位坐拥江山美人、踌躇满志的帝王没想到的是，“福兮祸之所伏”。1631年，沙·贾汗率领大军御驾亲征，去平息叛乱。当时泰姬王后已怀孕9个月，但她一如既往地陪伴在丈夫身旁。一个炎热的夜晚，泰姬在生下他们的第14个孩子后，因感染产后风而不治身亡。

泰姬死后，沙·贾汗整整一个星期不换朝服，不理朝政，哭泣不止。他命人找来当时最好的建筑师，有了以下对话：

“你结婚了吗？”



“结了，陛下。”

“你爱你的妻子吗？”

“是的，陛下，她是我生命，我爱她甚于一切！”

“很好，那我就把她处死。你就知道我有多痛苦了，就能为我妻子建起世界最壮丽美好的坟墓了！”

皇帝处死了建筑师的妻子，建

筑师建起了“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的泰姬陵。这位痴情的国王动用王室的特权，倾举国之力，耗无数钱财，历时22年，终于创造了“世界奇迹”。

泰姬陵位于印度北部亚穆纳河转弯处的大花园内，通体用洁白的大理石砌成，镶嵌各种宝石，主体上部是个硕大的白色圆顶，四角各有一座高达41米的白塔，尖尖地刺入天空。它虽然是一座陵墓，却没有通常陵墓所有的冷寂，它在一天里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自然光线下显现不同的特色，似乎在天地之间浮动，富丽堂皇，美轮美奂。

多情的皇帝还打算在河的对岸再为自己建造一座相似的陵墓，用通体透黑的大理石对应通体透白的泰姬陵，寓意两人的爱情纯洁得没有丁点儿杂质。河面上还要用黑白两色大理石建一座桥，连接两人的陵墓。然而皇帝的美梦未能成真，泰姬陵完工不久，他的儿子篡夺王位，将年迈的沙·贾汗囚禁在阿格拉堡的一座角楼中。此后整整八年，阿格拉堡宫殿里的每个月夜，透过一块水晶石的折射，都有

一位伤心的丈夫不眠不休，痴痴地凝视着数公里外月光如洗中爱人的陵墓，最后抑郁而死。大概皇子们也有感于老爸对母亲的痴情，虽然没有理睬他建筑“爱情桥”的遗愿，但总算把他的遗体送到了泰姬身旁。现在陵内存放的两具嵌满宝石花卉的白色大理石棺，其中小小的那具就是皇帝沙·贾汗的。

凄美动人的爱情故事，举世无双的宏伟陵墓，爱情的力量震撼了所有人！如果单从爱情方面说，沙·贾汗绝对是一个情深义重的汉子，他告诉人们，这世上真的有穿越时空的思念，有生死相随的爱恋。但从另一个角度讲，一代君王也因泰姬陵而毁，他最不该把本属于个人私事的爱情建立在属于公共利益的国家基础之上。泰姬死后，他不再勤于朝政，而是把心思全部用在泰姬陵的建造上，他残忍地杀死建筑师的妻子，他劳民伤财，致使国库亏空，民怨四起，最终被儿子篡位，落了个终身囚禁的下场。

沙·贾汗的爱情，给人以许多思考……

【若有所思】

## 渐行渐近的透视

□星袁蒙沂

到医院看病，经常需要到影像科做透视。透视的优点在于能穿透表层，直接看清内在的东西。这给医生诊断疾病提供了莫大帮助。

周围的人、物或情况如何？只懂用眼睛看极其不够。看，程度不深，再锐利的目光、再仔细的观察，也容易被种种表象迷惑。透视则不然，透视能进入内部，看到表层之下的那些东西。

深秋的一天，儿子看到集市上的金鱼，蹲在摊位前不肯走。那些红黄黄黄美鳍舞动的鱼儿们，仿佛跌落进鱼缸的一团团正在风中燃烧着的小火焰，灵动娇艳，姿态优美，惹人爱怜。

金鱼虽美，我却不肯养它，觉得想养鱼不如去河沟里捉几条野外的小鱼。金鱼娇贵，肯定难养。野外那些品种杂乱的鱼，游动敏捷，一条条身体修长，薄鳞透亮，在水中随意穿梭的样子，也很可爱。

然而，这个季节，河沟里的小鱼早躲到深处了，没法捕捉。母亲怕儿子哭闹，就买了两条用塑料袋提回

来，家里没有鱼缸，母亲找了个脸盆给金鱼安家。

又一次，也是在集市上，母亲又和儿子提回两条小金鱼，还是倒进搁置在院里的那个盆子。那个盆子里已经落进很多枯黄的树叶。时隔两个星期，他们第三次买来两条金鱼时，之前那四条金鱼依然活着。天渐渐冷了，我怕外面结冰，就买来一个鱼缸，把六条金鱼一起摆到客厅。

形体娇美轻柔的金鱼肯定不易养活，这是我匆匆看过无数次金鱼后的感觉。事实上，这种感觉是没经透视的，是一种被表象误导的错觉。母亲从集市上拎回的那六条金鱼，至今还鲜活地燃烧在冰冷的水中。

老家那边，有一种生长在山野石缝里的植物，叫荆棵；还有一种开于悬崖峭壁上的野花，叫山翠枝。山翠枝也可能叫山脆枝，它的枝叶翠绿硬脆，实在不知因何得名。这两种植物的生长环境极其恶劣，生命力却非常顽强。荆棵有奇形怪状的根茎，山翠枝有特别青翠的叶片和淡雅成簇的白花，我多次把它们从石

缝和悬崖上挖出来当盆景和花卉移栽到家中，浇水施肥松土捉虫地伺候栽养，一棵都没活过。

原以为在恶劣环境中长势良好的植物，移栽到花盆中必然茂盛，结果却令人大失所望。究其原因，也在于没能透视它们，对它们的认知仅停留于表象，不懂它们的真实需求。

人与动植物之间，应该懂得透视。人与人之间，则更需要学会透视。看人，除了看外表、看言行、看品格，还要懂得看内心。

几天前，与我相处融洽的一位女同事找到我，抱怨又一次被领导气哭了。我从那个科离开后她当了科主任，工作压力明显比以前大出许多。同事找我诉苦多次了，算上这次，见她委屈落泪已经三四次。我在那个科当过主任，对科里的情况了如指掌。但她的难处，高层领导未必清楚。

也许是跟我在一个科呆过的原故，她的处事风格与我有许多相似之处。我赞赏她认真、执着、正派的品性，却不得不违心地劝她圆滑

一些，再圆滑一些。

单位有位叫周晓华的女院长，人品正、医德高、医术佳、口碑好，为人随和，处事低调。她当院长时，一边干管理，还一边坚持在临床一线工作。她工作积极，对评选各级各类荣誉称号却很不配合。医院硬给她个“先进”，她也不交材料，能推的就推掉。后来，她干脆辞掉了院长一职，以普通职工的身份，专攻内科临床工作。

找我诉苦的女同事，得到的只能是苦口婆心的违心答案，虽然我知道她做得都对；辞掉院长之职的周大夫，仍然是病人和同事眼中很受尊重的周院长，因为头衔只是一个表象。懂得透视的人，不会过分计较这层看似绚丽实则虚幻的东西。看，是认识事物的第一步；透视，才是看清事物最起码的第一步。人与人之间，懂得透视与被透视，才能看穿各种各样的表象，直接去阅读隐藏于内部的那颗正在跳动的心脏里的万千真实。